

忆往昔

“小八路”找外公

□ 王妙瑞

外公长寿活到九十多岁。他习惯穿斜襟布衣，腰扎一条蓝布带，插着尺把长烟斗。他身体很健，红光满面，白须有半尺长，身材魁梧，说话细声慢语。我6岁时到黄岩故乡，第一次见到外公很亲切。外公一直呆在橘乡，自留地上种着“本地早”。那是橘子中的优良品种，口感非常好，但产量不高。每年秋冬之交收获后，外公就叫撑船的娘舅带到上海让我们品尝。母亲也会买几包香烟回赠外公。我知道外公吸旱烟，经常在放学路上捡香烟“屁股”，回家后剥开来，把烟丝装进纸盒里，叫娘舅带回乡下给外公用。我对娘舅说，叫外公来上海白相啊。

1965年夏天，外公坐娘舅的机帆船来上海看望6个外孙和外孙女。那一年外公80多岁。我15岁，读初一。左邻右舍很热情，都来看外公嘘寒问暖，有的蒸了菜馒头送几只，有的煮了饺子端一碗，外公说上海人热情，吃的东西味道也好。我陪外公到外滩白相。去看国际饭店，因为它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进大世界白相，让外公开开眼界。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的外公，在上海住了一个月。有时他会一个人到弄堂外面走走，母亲关照他不要走远，外公说知道了，每次时间不长他都回了家。

有一天，外公吃好中饭，说到外面逛一圈，母亲也不担心。不料，直到傍晚

5点多钟，外公都没回家。看来他一定是在外面迷路找不到回家路了。母亲叫我赶快到唐山路派出所报案，警方很重视，迅速联系各周边街道派出所，但查无结果。民警劝说我不要着急，回家等待消息。看到母亲着急的样子，我和老二、老三、老四分头去寻找外公。弄堂里小敏、小建平等4个发小也参与进来寻人。8个人兵分八路，大人戏称我们是“小八路”寻外公。以老弄堂所在的周家嘴路舟山路为中心，我们奔向四面八方，寻遍提篮桥、四川路、通北路等地，足迹到过虹口、杨浦、闸北、黄浦4个区，遗憾的是仍不见外公踪影。

那一夜，全家没有睡好觉。我们小孩在床上眯了一段时间，父亲和母亲几乎彻夜未眠。父亲几次到唐山路派出所打听消息都没有结果。

凌晨4时多，一辆拉人的三轮车停在了家门口，踏车的师傅60岁左右，高呼81号顾小妹请开门！这是我母亲的名字。母亲立即去开门，发现外公竟坐在三轮车上，真是喜出望外。

师傅说他昨夜7点多在收工回家路上，在闸北发现了这位迷路老人，问他住哪里也说不清楚。9个小时里，师傅载着他兜了好几个区，经过弄堂就问“是不是这里？”老人说有

点像，随即又否认。周家嘴路他踏车经过三多里两次了，也许天黑老人认不出来。这是第三次经过，老人终于认出了家。

母亲赶快拿了一张5元纸币作为车费给师傅。虽然5元不算多，但当年值钱，而师傅说啥也不肯收下。

55年过去了，这个场景却在我心里清晰如初，一个在街头踏三轮车的普通人，发扬乐于助人的精神，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一种上海温度啊！我将他作为榜样铭刻于心，只要能为我们生活的城市增添一分温暖，就会真诚而热心地去践行。

去年3月，正是疫情严重时期，一位八旬老人想从一排自行车夹缝里抄近路到马路对面去，不慎摔倒在地爬不起来，我见状迅速将他扶起，并送回了家。那位送我外公回家的三轮车师傅，早已不知在哪，但我要将他的精神传下去啊！



山居图 刘邦彩作

快人快语

凡事有「分寸」

□ 陈恩浩

在人生的舞台上，其实有许多自我约束的规范，简单说就是两个字：分寸。退休以后，切莫倚老卖老，待人处世，还得把握“分寸”。

“分寸”本来是长度单位，十分一寸，十寸一尺。可在这里已经引申开来，是指说话或做事的适当限度：多少、长短、大小、深浅，等等。

曾看到一个被许多人传颂的视频：在并不拥挤的地铁上，一位穿着工装的建筑工人席地而坐，当有人问起他时，他笑着说，我衣服很脏，会弄脏座位。或许这位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就在这朴实的言行里，让人感受到道德的闪光与分寸的内涵之力量。

做人的分寸把握好了，人才会有道德风范，社会的道德风尚盛行，法律的利剑才能高悬不落，天下就会相安无事。

做人、做事任性而为，不管不顾，这样的人有之，而多数人为人、做事，主观上也想恰如其分，只是苦于“分寸”难以把握。大概古人已经遇此难题，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就提出了“中庸”思想，强调“允执其中”，即不要走极端，勿“不及”，也勿“过”。这是一个道德原则，要求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之言行符合既定的道德标准。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要有敬畏与顾忌，这个过程就是行为上的分寸。那么，如何把握分寸呢？其实挺简单，那就是把自己放在社会中，把他人在心中，为人做事轻重得体。

切记：凡事皆有度，必须把握分寸，千万别失去坚守的信念，在利令智昏的瞬间，做出乱了分寸的蠢事，让世人哂笑。

隔代亲

桑榆带孙也养生

□ 方鸿儒

十年一瞬间，孙女小可从11个月大转眼已到11周岁。岁月亦易老，笔者与妻也不知不觉从花甲到古稀。感触最深的是：与孩子相伴也“养生”。

桑榆带孙，从怀抱孙女逗她“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到在草坪上牵着她的小手像企鹅般地学走路，从教她打乒乓球踢足球到陪她学骑自行车，十年运动，十年锻炼，不是健身也胜似“健身”，降低了血压，稳定了心率，心安意顺，睡得香甜。

桑榆带孙，发挥笔者从教余热，从教她卡片识字、珠算计数到辨识汉语拼音、英语字母，从背诵唐诗宋词到计算十以内、百以内的算术，从玩大赢家游戏到陪她下棋打牌，从督导她完成作业为其答疑解感到陪她逛书店选购课外读物，不是健脑也胜似“健脑”，益智训练脑细胞，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桑榆带孙，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公园、绿地是我们陪孩子游玩的乐园。为了给孩子“开眼界，长见识”，我们给她开设第二求知课堂。趁着我俩脚力尚健，从中华艺术宫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上海科技馆到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陪她一起逛展馆，参观浏览，增长知识，汲取精神养分，保持健康心态。

养生重在“养心”，养心贵在“还童”。“花前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儿竹马嬉。”桑榆带孙最大的乐趣，便觉你自己的心态永远处在鹤发童颜、“童心未泯”的青春活力期——这可是遍求良医也达不到的“养生”境界啊！

网传桑榆带孙需要有“教师的水平，医生的能力，保姆的耐心”云云。窃以为此说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桑榆带孙，你只需要一颗单纯的“隔代亲”的心足矣。体力、脑力、眼力、心力，你只需要量“力”而行。

□ 邱伟坚

蒲公英茶

市摊位上有蒲公英茶售卖。顾客走过，摊主便一阵吆喝，什么清热解毒利尿散结降血脂云云，尤其强调“我卖的是野生的，与人家两样！”我不由插嘴问道：这还需要人工栽培？摊主点头称是。

望着呈深翠绿的蒲公英茶，鼻翼间飘来一股田野植物的清香，在安徽务农时的往事又历历在目。

知青到农场时认识的第一种野草就是蒲公英。农场庄稼长得一般，唯独它特茂盛，生命力特强，路边、田野、河滩乃至我们的宿舍外到处皆是它的身影，“花罢成絮，因风飞扬，落湿地即生。”可是当年不受人待见，知青们对它绝无好感。每到四五月份时的白色冠毛结为一个绒球，毫无香气和美感不说，却满世界飘逸，以至于现在每到晚春街道两边梧桐柳树飘出的满眼飞絮，就会让我想到当年蒲公英飞絮弥漫的场景，只是它更厉害罢了。绒球随风飘得众知青鼻子痒喉咙呛眼睛刺不说，还会黏在衣服里头发上拍打不净。每次收工到家，大家就忙不迭地将衣服脱下使劲抖拍，但却很难弄彻底。初来乍到的女知青爱干净，回到宿舍不忙着买饭，先去打热水洗头，待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再去食堂时只有剩菜了，时间稍长也就懒得料理了，一个个都披着绒球白花絮去买饭，粗望似顶着一头雪花。

最好笑的是男知青在田野解手，兜里又没有带手纸，见周围有蒲公英的叶子，便撕了几片来对付，刚沾上肌肤就疼得龇牙咧嘴，它的叶边缘呈小齿状，叶子上还有毛刺，不跳将起来才怪呢。众知青讨厌它，连长却对它赞赏。到农场后许多知青莫名地患上了皮炎，腿脚及身体等部位皆红肿奇痒，听说是水土不服所致。连长说你们把它摘下洗净晒干后泡水洗，包你立马好！现在知道它有清热解毒及降泄散滞气等功效。

印象最深的是周边社队的老乡来割蒲公英的场景。农场地处圩区，柴草燃料向来金贵，国营农场有煤炭供给，而周边社队就是有用不起，村民通常是在自家屋外墙壁上贴满了一块块状如锅盖般大小的牛屎饼，吹干后用作举炊烧锅的燃料，无奈杯水车薪，而农场遍野的蒲公英等杂草成了他们最好的燃料。

每年盛夏，知青们尚未出工，村民们就早早来到了路边、田野、河滩，一把镰刀一根扁担外加一捆麻绳，裤腰眼处挟裹着两个红薯。趁着露水未消就开始干活了，割下的杂草摊开在烈日底下暴晒，他们身后的田野似乎变得干净了，原本被杂草掩盖着的庄稼此刻都显露了出来。时至中午，他们聚拢来一堆枯草，将带来的红薯埋入去点火烧烤，可能是饥饿所致，烤到外面焦黑里头还半生时就吃了起来……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钟，路边的杂草差不多晒瘪了，就用麻绳捆绑，打成一个几近人高的草垛子，将扁担从当中插入而后挑起回家。在田野上望看不到村民的点点黑影，只望见一个个移动的小山丘。

假如时光倒流五十年，村民他们挑着的这担蒲公英回去分拣一下，根茎入药叶子制茶，倒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可惜今天是无入会这般干了。

蒲公英拾忆